

「小说精读」福州市 2021-2022 学年高二考试题：《套不住的手》

作者 | 赵树理 赏析 | 黄雅丽

【编者寄语】

这双手，什么活儿都拿得起来，要劲有劲，要巧有巧。这双手给陈老人带来过人的技能，工作的愉快，与老当益壮的光荣——年过古稀，还去参加工作，当上先进分子。

多么了不起的手！岂但毛线手套套不住，一切困难也都套不住啊！作者热情地颂扬了一位老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可爱的品质。

不过是一双手，可是创造世界仰仗的不是别的，的确确是这么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意义很大。

这双手非干点什么不可，劳动与生活已经不可分开，陈老人的觉得不劳动就活不下去，这是一种崇高的生活。作者没有用任何标语口号去鼓动，可是我们相信，谁读了此文都会懂得懒惰是极其可耻的。

【文本研读】

材料一：	
套不住的手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分配在各小队。	介绍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主人翁陈秉正出场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欲扬先抑），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对比，突出陈老人的技艺高超）。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因为规则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排比一气呵成，从侧面突出陈老人的认真。）……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细节描写突出陈秉正的教育徒弟有耐心、有方法）	运用对比、衬托手法。第一组为同年龄的人的身体和劳动能力与陈秉正对比，突出他身体强健，劳动超强；第二组一般青年小伙子干活与陈秉正干活对比，突出他老当益壮。由徒弟们的干活问题多、不标准衬托陈秉正的干活细致、有规格、有架势。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让他们休息一阵子。自己就招呼梯田下边沟岸上教徒弟们种田地的副组长王新春过来闲谈一会。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设置悬念）。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就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比喻）。（运用细节描写、比喻修辞。由王新春的动作“常是缩回手去躲开”、心理“疼”的细节，引出陈秉正的手。同时设置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1-3 自然段为小说的开端，引出陈秉正的手。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	4-5 自然段为小说的发展部

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通过外貌描写突出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把他的手比作“小耙子”很符合人物身份特点，富有生活气息）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块地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攫头一攫头掬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通过王新春的语言解释了陈秉正的手与众不同的原因，侧面热情地颂扬了勤劳的老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可爱的品质。）	分。陈秉正的手与众不同。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也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侧面衬托：副组长王新春对陈秉正辛勤劳作的介绍和年轻人劳动时的抱怨和不理解，突出表现了陈老汉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以及他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土改以后，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这里我们才明白“套不住”的“套”指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老人风趣幽默）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着就合适了！”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脱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也说：“爹！你就带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运用语言描写一方面突出陈秉正儿女的孝顺，一方面照应题目“套不住”。）	
以后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一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叙述套不住的原因之一：活多，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带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带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忙着正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见买杈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为后文手套丢埋下伏笔），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	叙述套不住的原因之二：陈秉正在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买桑杈。

村。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搜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爱劳动）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带上。（劳动的报酬。）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了，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因为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他想：“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眼里有活，闲不住。）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算了，不找它了！这手套对我也没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叙述套不住的原因之三：陈秉正在招待所院里清理剩余木料。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6-12 自然段为小说的高潮与结局。陈秉正的手“套不住”。
材料二：	
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最近，看到他的一篇新作——《套不住的手》，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想写出点个人的体会。	
作品文字极为朴素严整，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不少农村劳动的经验，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不过，假若不拿一双手套贯串起来，恐怕就显着琐碎一些。这双手套把零散的事情联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事情本来不相干，而设法用一条线穿上，就显出些艺术的手段。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关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不过是一双手啊，可是创造世界的不是别的，而的确确是仗着这么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	老舍总结了赵树理这篇小说的特点：①文字朴素严整②主题以小见大③《套不住的手》这个篇名极好。 
（摘编自老舍《读〈套不住的手〉》，有删改）	

【知识建构】

赵树理小说的“讲故事”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体现了独特的叙事艺术。

以故事为中心结构小说。赵树理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从“陈秉正的手与众不同”到“手套不住”的一串儿故事中，把陈秉正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以及他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表现得十分鲜明。

注重故事的连贯性，强调有头有尾和前后照应。赵树理小说在艺术结构上借鉴了传统评书章回体小说的结构特点，采用单线条发展的手法，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故事性强，适应我们民族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欣赏习惯。他常常采用大故事套用小故事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作品的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如开头前五段对陈秉正的手与众不同的叙述和描写），而后随情节的发展展开人物的性格，（通过三件事的叙述描写突出陈秉正的手套不住）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都有头有尾。

注重故事性，还使他的小说叙述多于描写，描写溶于叙述。在人物刻画上，运用白描的手法和注重细节动作的描写，如文中对陈秉正的手的描写等，那些白描手法所做的细腻描写，往往是最为引人入胜的段落。在这方面，赵树理成功的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妙还扣，引人入胜是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变化。他的作品总是从头说起，不打断，不跳跃，注重故事的连贯性。

【试题解析】

1. 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小说通过对一个饱经沧桑老农民手的真切描绘，刻画出一位农业生产技术、思想觉悟都很高的农民形象。
- B. 小说的语言既质朴平易又生动幽默，如“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口语化很明显，达到了通俗化和艺术化高度统一。
- C. 小说情节可分为两个部分，先集中刻画陈秉正“手”的故事，再集中讲述“手套”的故事，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
- D. 小说通过对像陈秉正这样的劳动人民的赞美，讴歌了他们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间接批判了当时社会上一些歧视劳动的现象。

参考答案 D

解析：（3分）“间接批判了当时社会上一些歧视劳动的现象”错误。小说通过对陈秉正一双手的描写，赞扬了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并没有批判当时社会上一些歧视劳动的现象，选项属于过度解读。

2. 下列与文本有关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赵树理在创作上特别注重从农村生活和劳作中选取题材，语言生动活泼又通俗易懂，具有独特的艺术韵味，体现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
- B. 老舍认为，作品抓住了人物的典型特征，对陈秉正老人的手进行特写，以小见大，比《老农陈秉正传》的艺术效果要好。
- C. 《套不住的手》构思巧妙，老舍赞其以“手套”串联情节，故事有起有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双普通农民的手，也是一双不平凡的手。
- D. 标题“套不住的手”，让读者对这双手产生“为何套不住”的思考，引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参考答案 B

解析：（3分）“比《老农陈秉正传》的艺术效果要好”错误。从材料二“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关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来看，老舍同志并没有拿本文与《老农陈秉正传》比较的意思；同时《老农陈秉正传》是老舍假设的作品，并不真实存在。

3. 赵树理是如何刻画陈秉正这一人物形象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4分）

参考答案①外貌描写：细致地对陈秉正老人的手进行特写，突出他勤劳纯朴、热爱劳动的形象。

②语言描写：陈秉正对年轻人语重心长的教育，刚拿到手套时感慨“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最后表示自己“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③心理描写：看到新运来的桑杈第一时间想到集体的事情，手套第一次丢了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

免对不起他们”，体现了他为集体和他人着想的特点。④侧面衬托：副组长王新春对陈秉正辛勤劳作的介绍和年轻人劳动时的抱怨和不理解，突出表现了陈老汉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以及他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4分，每点2分，答出两点即可得4分。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也可）

解析：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正面描写包括语言、行动、肖像、心理、肖像和细节描写。

4. 老舍读赵树理的小说，总能“学到一些窍门儿”。请结合材料一，分析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窍门儿”。（6分）

参考答案①设置悬念。标题“套不住的手”，设置悬念，让读者对这双手产生“为何套不住”的思考，引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②情节一波三折。文章以“手”为线索展开，两次戴手套，两次丢手套的零散事情联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③伏笔照应。文章开篇交代陈秉正虽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但身体特别强健，连王新春都怕和他握手，最后交代他的手都是自己从小的劳作，塑造了一位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形象。④结尾突转。陈秉正老人最后把手套还给儿媳妇，并表示“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塑造了一个平凡而崇高的劳动者形象。

解析：题干中要求“结合材料一，分析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窍门儿’。”首先要知道小说的谋篇布局的基本技巧有照应、伏笔、过渡、铺垫、点题等，常用技巧有悬念法、误会法、对比法、衬托法、突转法、抑扬法等。然后围绕这几个点从标题的特点，中间情节结构的处理、人物形象的刻画，结尾的特点展开阅读、思考。

【反馈检测】

本文以“套不住的手”为标题，有何用意？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太康一高 黄雅丽）

【相关链接】

一、作者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总之，他善于借助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二、作品选读

《三里湾》第二章 万宝全

玉梅离开了旗杆院的大门口往家里走，通过了一条东西街，上了个小坡，便到了她自己的家门口。她的家靠着西山根，大门朝东开，院子是个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短；西边是就着土崖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窑，门面和窑孔里又都是用砖镶过的；南边有个小三间南房，从前喂过驴，自从本年春天把驴入了合作社，这房子就闲起来，最近因为玉梅的二哥玉生和她大哥金生分了家，临时在里边做饭；北边也有个小三间，原来是厨房，现在还是厨房；东边，大门在中间，大门的南北各有一座小房，因为房间太浅，不好住人，只是用它囤一囤粮食，放一放农具、家具。西边这四孔窑，从南往北数，第一孔叫“南窑”，住的是玉生和他媳妇袁小俊；第二孔叫“中窑”，金生两口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里边；第三孔叫“北窑”，他们的父亲母亲住在里边；第四孔叫“套窑”，只有个大窗户，没有通外边的门，和北窑走的是一个门，进了北窑

再进一个小门才能到里边，玉梅就住在这个套窑里。

玉梅刚走到大门外，听见里边“踢通踢通”响，她想一定是她爹和她二哥打铁；赶走进大门来，看见北边厨房里的窗一亮一亮的，果然是打铁，便走到厨房里去凑热闹。这时候厨房里已经有五个人，不过和她爹打铁的不是她二哥，是她一个本家伯伯名叫王申，其余是她大哥的三个孩子——大的七岁，是女的，叫青苗；二的五岁，男的，叫黎明；三的三岁，也是男的，叫大胜。

这两位老人家，是三里湾两个能人。玉梅爹叫王宝全，外号“万宝全”，年轻时候给刘老五家当过长工，在那时候学会了赶骡子，学会了种园；他什么匠人也不是，可是木匠、铁匠、石匠……差不多什么匠人的活儿也能下手。王申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和万宝全差不多，不过他家是老中农，十五亩地种了两辈子，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直到现在还是那十五亩地。他一个人做惯了活，活儿做得又好，所以不愿和别人合伙，到活儿拥住了的时候，偶然雇个短工；人家做过的活儿，他总得再修理修理，一边修理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使不得”。按做活儿说，在三里湾，使不得只赞成万宝全一个人，万宝全也很看重使不得，所以碰上个巧活儿，他们两人常好合作。

他们两人都爱用好器具。万宝全常说：“家伙不得劲了，只想隔着院墙扔出去。”使不得要是借用别人的什么家伙，也是一边用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动着匠人活儿，他们的器具都不全，不过他们会想些巧法子对付。像万宝全这会打铁用的器具，就有四件是对付用的：第一件是风箱，原是做饭用的半大风箱。第二件是火炉，是在一个破铁锅里糊了些泥做成的。第三件是砧，是一截树根上镶了个扁平的大秤坠子。第四件是小锤，是用个斧头来顶替的——所以打铁的响声不是“叮当叮当”而是“踢通踢通”。这些东西看起来不相称，用起来可也很得劲。他们这次打的是石匠用的钻尖子。钻尖子这东西，就是真的石匠也是自己打的，不用铁匠打——因为每天用秃了，每天得打，找铁匠是要误事的。这东西用的铁，俗话叫锭铁，比普通用的钢铁软，可是比普通的熟铁硬（大概也是某种硬度的钢铁，看样子也是机器产品），买来就是大拇指粗细的条子，只要打个尖、蘸一蘸火就能用。每一次要打好几条，用秃了再打，直用到不够长了才换新的。

玉梅见他们打的是钻尖，问他们断什么，宝全老汉说：“洗场礅！”（“场礅”就是打粮食场上用的碌碡礅，“洗”是把大的石头去小的意思。）玉梅问：“为什么洗场礅？”王申老汉和她开玩笑说：“因为不够大！”“还能越洗越大？”“你问你爹是不是！”玉梅又问宝全老汉：“爹是越洗越大吗？”宝全老汉笑了。宝全老汉说：“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没有给你说全！‘不够大’是说场礅在场上转的圈子不够大。咱们成立了合作社，把小场子并成大场子了，可是场礅原是小场上用的，只能转小圈子；强要它转大圈子，套绳就要擦磨牲口的右后腿，所以得洗一洗！”玉梅又问：“洗一洗怎么就能转大圈子？”宝全老汉说：“傻闺女！把大头洗小了，转的圈子不就大了吗？”玉梅笑了笑说：“知道了！只洗一头啊！”王申老汉又和她开玩笑说：“谁教你们成立合作社哩？要不是成立合作社，哪有这些事？”玉梅说：“为了多打粮食呀！我说申伯伯，你怎么不参加我们的合作社？难道你不愿意多打粮食吗？”宝全老汉说：“你伯伯的地每年都是数着垄种的。他还怕人家把他的垄沟种错了哩！”王申老汉向宝全老汉说：“老弟！你说得对！咱老弟兄俩，再加上你玉生，怎么合作都行；要说别人呀，我实在不愿意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做活！”玉梅说：“那你为什么还让接喜哥参加互助组？”王申老汉说：“下滩那五亩由他去瞎撞，山上的十亩不许他乱搅！”玉梅说：“你把人家分出去了吗？”宝全老汉说：“他父子们是分地不分粮。你伯伯嫌人家做的活儿不好，可是打下粮食来他不嫌多！”王申老汉说：“难道是我一个人要了？他不是也吃在里边？”……玉梅见这两个老汉斗起嘴来没有完，便又问宝全老汉说：“我二哥上哪里去了？怎么不跟你来打铁来？”王申老汉说：“你爹在这里当铁匠，他在南窑里当木匠哩！”玉梅问：“又做什么木匠活？”王申老汉说：“做场礅！”“木匠怎么做场礅？”“做木头场礅！你们合作社就有这些怪事！”玉梅又问宝全老汉说：“爹！是吗？”宝全老汉又笑了。宝全老汉说：“又和刚才一样！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又没有给你说全！他做的是……”王申老汉指着火炉里的钻尖说：“只顾说闲话，烧化了！”宝全老汉也不再说木头场礅的事，停了风箱拿起斧头，左手用钳子去夹那烧过了火的钻尖。玉梅见他顾不上再说了，就说：“我自己到南窑去看看去！”她正转身要往外走，宝全老汉夹出那条冒着白火花的钻尖来，放在砧上，先把斧头横放平了轻轻拍了一下。他虽然没有很用力，可是因为铁烧得过了火，火星溅得特别多。有个火星溅在三岁的大胜腿上，大胜

“呀”的一声哭了，两个老汉赶紧停了手里的活去照顾孩子，玉梅也转回身来帮着他们查看烫了什么地 什么地方。王申老汉抱起大胜来说：“小傻瓜！谁叫你光着腿来看打铁？”宝全老汉查明了大胜只是小腿上烫了个小红点，没有大关系，就向玉梅说：“快给你大嫂抱回去吧！”玉梅接过大胜来才一出厨房门，金生媳妇就已经跑来了。金生媳妇一边从玉梅手里接住大胜，一边问玉梅说：“烫了哪里？”玉梅说：“不要紧，小腿上一点点，贴上一贴膏药吧！”说着和金生媳妇相跟到中窑去给大胜贴膏药。